



向沈战东学习

2月2日,沈战东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乌鲁木齐市隆重举行,本报记者用笔和镜头记录下一个个痛彻肺腑的瞬间。



●2月3日,本报推出A1、A4两个版面送别战东。主要报道有《天山5000群众送别中原好特警》

2月3日,沈战东的英灵安放仪式在郑州烈士陵园举行,郑州社会各界群众万余人含泪和英雄作最后告别。



●2月4日,本报推出A1~A5共5个版面迎接战东回家。主要报道包括:《因为感动 我们行动》(总编辑评论) 《接英雄,一路离歌两行泪》 《送你最后一程,看你最后一眼》 《遗物中有封没来得及寄给妻子的信》

认真总结、大力弘扬沈战东同志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,建设一支特别能战斗的特警队伍 ——胡锦涛

战友深情怀念沈战东 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骄傲

他用真诚留下感动

郑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政委 李连生

“巍巍嵩岳铸风骨,茫茫天山写忠诚。三推婚期,两次赴疆,沈战东,这位年轻的特警战士,在祖国边疆的土地上走完了他短短28年的生命历程,他用真诚留下感动,用短暂书写永恒。”这是李连生心中的沈战东,一位目睹了沈战东成长过程的基层领导,他亲历了沈战东屡次参加重大维稳和安保任务的每时每刻,见证了沈战东从特警新兵成长为全能队员的一点一滴。

初识“请缨”沈战东

作为沈战东同志生前的领导和战友,在共同工作、并肩战斗的短短5年时间里,我见证了沈战东从一名特警新兵到一名全能队员的成长。

战东是2005年10月加入特警队的,最初,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印象。真正注意这个年轻人,是缘于他跟我的一次请令。

那时,公安部要求组建专业化特警队伍,郑州特警正要从现有三个大队中挑选精英组成反恐突击队,专门担负处置暴力恐怖犯罪、打击严重刑事犯罪、维稳处突等重大“急难险重”任务。有一天,支队集训队队长找到我,说有个叫沈战东的小伙子,特别想参加反恐突击队。看着这个身高刚1.7米、体重不到60公斤的小伙子,我充满了疑虑,问他:“你行吗?”战东十分倔强地对我说:“既然来到了特警队,我就要当个真正的特警,就要到一线去冲杀。我不怕苦,也不怕死。政委,我要是到突击队半年内拿不到全队优秀,就自动走人!”

经不住沈战东的软磨硬泡,也难得年轻人有这份斗志和热情,我就同意他去试试。

郑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特警队员 冯鹏飞

“5年的从警生涯,5年的冲锋陷阵,沈战东用勇敢无畏践行了头顶国徽时那神圣的入警誓言。”郑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特警队员冯鹏飞以他的深情讲述,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同乡、同事、好兄弟眼中的沈战东。

战友履行一个新儿子的责任,安抚战东的父母

今年的大年三十,我是在从乌鲁木齐到河南新郑的火车上度过的。新郑是战东的家乡,也是我的家乡。

在家乡,战东去世后的“头七到五七”很重要,我必须送他最后一程。加上我已认战东的父母为自己的亲爹亲娘,我必须履行一个新儿子的责任,安抚二老,这是我今年春节最大的心愿。

大年初一,我陪二老聊天吃饭,缓解他们心中的悲伤。夜晚,我独自坐在战东生前的宿舍里,对着他的空床,和他说话,不想让他一个人走得孤独忧伤。

在汶川灾区,战东做主为孕妇和受灾群众搭帐篷避雨

战东家和我家相距不过一公里,从小一起玩耍、一起上学,是同桌更是最要好的朋友。

大学毕业后,我们又先后进入了郑州特警支队,分到了一个中队,战斗在一个班组,朝夕相处,出生入死,结下了深厚情谊。

汶川大地震第四天的下午,战东和我在一个临时渡口负责转移受灾群众,看护救灾物资。眼看暴雨就要来临,渡口前已经聚集了几百名刚从灾区走出来的群众,盼着冲锋舟的到来,盼着能从水路安全转移。

这时,一名孕妇瘫坐在渡口边,战东看

条件并不优秀的战东练成了“神枪手”

刚到反恐突击队时,战东的射击成绩在全队倒数。在我们这个视集体荣誉为生命的突击队里,战东心理压力很大,但他没有放弃。为了提高射击水平,他在枪管上挂上一个3斤多重的水壶,一练就一上午,别人负重瞄准3分钟,他就坚持到5分钟,短短半年时间,在强手如林的突击队里,战东靠自己的这种努力,最终成为“神枪手”,还成了支队最年轻、最优秀的射击教练。2007年,河南省公安特警大比武中,沈战东以3个单项第一的成绩成为“大练兵业务能手”。

由于警务技能日益过硬,2008年,战东被挑选为直升机救护队员,参加在南京举办的全国警用航空直升机救生员培训。为了克服恐高症,他让战友用背包带把自己绑在宿舍六楼楼顶的护栏外练胆量;为了在真实救援中掌握空中平衡,他将一把椅子悬空吊起,自己拽着绳子坐在上面,让别人使劲摇他,经常是头晕了摔下来,吐完了再爬上去。在18天高手云集的南京集训中,战东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

藏区维稳,“咱们郑州特警缺氧不缺精神”

战东所在的突击队担负着全支队各类“急难险重”攻坚任务。作为业务骨干,战东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,参加了全国特警4次大规模跨区域作战,经历了数十次生和死的考验,每一次他都义无反顾、冲锋在前。

到后赶紧过去询问,这名孕妇指着堆在渡口边的帐篷说:“我怀着孩子,不能淋雨,能不能撑顶帐篷避雨啊?”但救灾物资上级反复要求必须用生命去看护,没有命令,任何人绝不能动用。

看着虚弱的孕妇和受灾群众,战东嘴唇颤抖着想答应下来,我赶紧拉住他,悄悄说:“别冲动,没有命令,咱可不能动救灾物资!”

战东转头对我说:“总不能眼看着老乡淋雨吧?你们先搭帐篷,我去请示领导,出了问题我一个人承担!”

话未落地,他的身影就消失在了人群当中。

我们齐心协力,赶在大雨来临前把帐篷搭建起来,把怀孕的大姐和几百名受灾群众一个不漏地安置妥当。

滂沱大雨中,战东豪情顿起,率性地脱下了已经被大雨浇透的作训服,光着膀子,张开双臂,大声地唱着《真心英雄》,大声地冲我们呼喊:兄弟们,一块儿洗澡吧!在他的感染下,我和战友们在震中汶川洗了一次终身难忘的雨水澡。

从灾区执行完任务归队不到一个月,战东随队进京参与奥运安保任务。在这次任务中,他告诉了我自己的一个梦想,那就是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,然而,因为任务的特殊性,在北京的十几天时间里,他的这个梦想一直未能实现,这也成了他终身遗憾。

战东累倒在维稳征途中

“7·5”事件发生后,战东和我踏上了新疆维稳的征程,没有谁能够料到,这次任务却成了他生命的绝唱。

初到乌鲁木齐,每天16个小时的巡逻累得每个人都不想说一句,黑色作战服被汗水浸湿,又被身体暖干,背后印下的白色

2008年3月藏区维稳期间,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,我们奉命执行抓捕任务。在一个上坡处,车轮打滑,无法前行,战东脱下身上的多功能服铺在车轮下,保证车辆顺利通过。赶到指定位置后,他顾不上高原反应和疲劳,担当了抓捕小组主攻手,带领队友们踏着没膝的积雪,靠着微弱的月光翻入一户又一户嫌疑人院中,从入门到带出嫌疑人,整个过程利落干净,没有惊动村里任何人。天亮前,1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。返回路上,许多队员体力严重透支,战东却强打起精神给大家唱了好几遍歌曲《天路》,还给队员们鼓励说:“咱们郑州特警‘缺氧不缺精神!’”

在乌鲁木齐,主动提出担当学校的“安全员”

新疆“7·5”事件发生后,按照公安部命令,我们郑州206名特警于7月7日晚11点便登上了飞往乌鲁木齐的包机,成为全国31支援疆特警队中第一个飞赴新疆的特警队。

当时乌鲁木齐正笼罩在恐慌不安的气氛中,街上冷清清的,商店大都关着门,少有的路人也行色匆匆。每天,沈战东都要和战友巡逻十五六个小时,行走近50公里。我们巡逻的辖区里有一所小学,家长非常担心孩子的安全,战东主动提出担当学校的“安全员”,无论刮风下雨,上学放学时总会看到全副武装的战东和战友们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,指挥交通、护送学生。学校专门来到特警驻地送上锦旗,上面写着“军警威武人心定,人间大爱献边城”。

汗碱格外醒目,磨破水泡的脚底已经同袜子粘连在了一起,不能分开。

从酷热难耐的北京之夏到滴水成冰的冬季高原,从汗水浸透短袖的四川盆地到寒风穿透棉衣的新疆边陲,战东巡逻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过,直到他倒下那一瞬间。

2010年1月29日晚,战东结束一天的巡逻任务,返回驻地备勤。晚上10点,战东参加了自己的最后一次点名。在备勤房间里布置完所在小组的第二天工作后,战东感觉有些累,连衣服都没有脱,就躺在了床上,当队友发现战东脸色惨白时,赶紧叫医生抢救,然而各种急救措施都已经无济于事。

当白布蒙上战东的脸时,我们依然不敢相信这个事实,大家用力摇晃着他的身体,拼命地搓着他冰冷的手脚,呼喊着他的名字,希望唤醒似乎沉睡过去的兄弟,他却再也没有醒过来,战东就这样地走了。

我知道,他真的累了。

在他牺牲前一个星期,他还对我说,这两年太累了,等任务结束后,我得回去好好陪陪老婆,好好休息一下。其实,这离他的婚礼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。

一切都像梦一样,我看着战东的遗像,凝望着这张曾经再也熟悉不过的面庞,泪水再次模糊了我的双眼,耳边响起了我们在悼念海地维和烈士时,他对我说的话:“活着的价值,具体到咱特警头上,就是看你巡逻了多少趟,抓了多少违法犯罪分子、帮助各族群众做了多少好事……”

战东牺牲后的第二天,我和战友们依然循着战东生前的巡逻路线再次出发,当点到战东的名字时,所有战友齐声高喊:“到!”

大家声音未落,泪已满面。

晚报记者 张玉东 整理

我的兄弟 我的骄傲